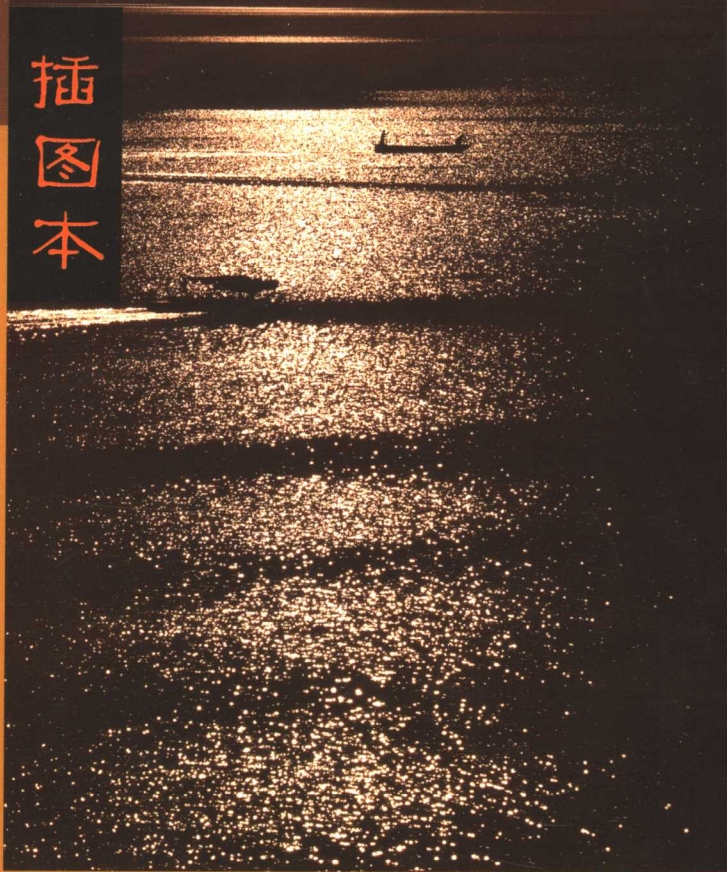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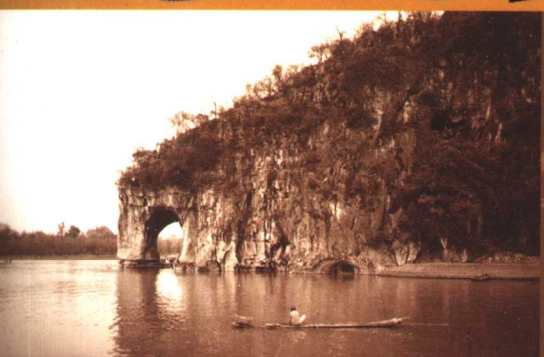
◎ 华林甫 著

中国地名

插图本



史话



齊魯書社

插图本

中国地名

◎ 华林甫 著

史话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插图本中国地名史话/华林甫著.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1

ISBN 7-5333-1546-4

I. 插... II. 华... III. 地名-研究-中国
IV. K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797 号

插图本中国地名史话

华林甫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87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546-4/K·476

定 价: 22.00 元

序

戴均良

地名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工具，任何社会和个人都离不开它。但地名无利可图、无权可用，也不会威胁社会安全，因而又常常不为人们注意和重视。然而，近年来地名问题不时引起人们的关注，要求更改地名的地方越来越多。

一般而言，要求更名的地方大多是想用风景旅游景地的名称代替行政区域名称，希望以此提高知名度，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这种更名的出发点和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实际效果并不一定能够如此。一个地方的经济能否发展，知名度固然重要，但不是决定因素。我国有很多历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很高，但经济发展速度却并不快，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相反，如果经济发展起来了，原来不知名的地方也可能变得天下闻名，比如“深圳”之名便是如此。所以，为了打旅游牌而变更地名，理由是不够充分的。

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明确规定要保持地名的稳定性，除生僻字、异体字以及带有侮辱性、歧视性等非改不可的地名需要更名外，其他可改可不改的地名原则上不改。这是地名作为社会公共历史文化产品属性的必然要求。如果随意更名或者更名不慎，就有可能削弱地名传承历史文化的功能，影响人们的交流交往活动，甚至增加社会的管理成本，造成许多消极影响和负面效果。

古今地名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个渠道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命名的地

名，另一个渠道则是历朝历代的老百姓在生产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地名，这两种途径来源的地名都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公益性文化遗产，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印记了千百年来此地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历史足迹。特别是有些著名的地名，历史十分悠久，沿用了几百年、上千年，许多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与之紧密相连，如果把这些地名也改掉了，就会给后人了解某些历史事件增加难度，这实际上是丢掉了—个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在不同程度上割断历史文化。比如著名的荆州、扬州、赤壁等地名不仅有上千年的历史，而且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历史典故是以其名称命名的，如大意失荆州、扬州屠城、赤壁大战等等，如果把这些地名也丢掉了，这些历史事件、历史典故所代表的历史文化就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淹没了，一些与之相连的历史问题后人有可能会说不清、道不明。正因为如此，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亲自过问下，1996年恢复了被丢掉两年的“荆州”之名。与此同时，含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徽州”之名也广为社会关注。

目前要求更名的地方，大多是要更改县市的名称。虽然这些县市之名没有上述地名那么著名，但大多也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因为中国的县制在行政区划历史中最为悠久，有些县名秦始皇时期就有了，一直沿用至今，其中的地方文化的积淀之深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县名是不能轻易改动的。有些历史人物的籍贯说不清楚，有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难以考证，大多是由于地名变更过多过滥的缘故。

因此，地名知识的普及还是很有必要的。这部《插图本中国地名史话》系统地讲述地名的发展历史，蕴涵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虽然是一部通俗读物，但作者华林甫同志长期对地名学怀有浓厚兴趣，对地名文化研究颇有建树，他的博士论文、博士后报告都是研究地名学的，所以对历史上地名的来历、地名变迁、地名故事能够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并且图文并茂，对于普及地名知识将大有裨益。当然，这区区十几万字篇幅容纳不了上下五千年地名的所有内容，故而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从事地名学的科普工作，使高深的

学问走向民间、走向大众。

是为序。

2004年7月4日

(作者为全国地名标准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

【目录】



序(戴均良)

引 言	1
-----------	---

一、五千年的历程	3
----------------	---

1. “地名”的诞生	3
2. 地名发展简史	7
3. 地名的寿命	10
4. 地名研究的传统	14

二、地大物博	20
--------------	----

1. 天下名山的由来	20
2. 不废江河万古流	29
3. 五湖四海	37
4. 金银铜铁锡	41

5. 从地名窥探宝藏	44
6. 飞禽走兽	48
7. 花果草木	53

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1. 浅说国号来源	61
2. 避讳：地名的畸变	66
3. 从景德镇说起	71
4. 龙凤呈祥	74
5. 首都与陪都	78
6. 天下十八省	82
7. 东西南北中	88
8. 政治的晴雨表	92
9. 战争与和平	95
10. “中国”的自称、别称与他称	99

四、大千世界

1. 形象的魅力	104
2. 数字的内涵	110
3. 五颜六色放光彩	115
4. 万紫千红总是春	123
5. 赵钱孙李话地名	128
6. 信仰的烙印：关羽祠庙遍九州	135
7. 偏僻的地名用字	140
8. 神话与传说的沉淀	145

9. 漫话成语、对联与地名	153
---------------------	-----

10. 中华文化的海外辐射	158
---------------------	-----

五、地名启示录	166
----------------------	------------

1. 三十年河东与河西	166
-------------------	-----

2. 泾渭分明的表象背后	172
--------------------	-----

3. 互通有无	177
---------------	-----

4. 地名搬了家	182
----------------	-----

5. 民族迁徙的足迹	187
------------------	-----

6. 国家主权的铁证	192
------------------	-----

主要参考文献	199
---------------------	------------

后 记	202
------------------	------------



引 言

什么叫地名？

地名，简单地说是地之名，或者说是地之代号、指称，只要存在或曾经有过人类活动的地方，便有地名。地为实，名为表，如果把它比喻为一个人的话，那么地为“身”，名为“衣”。名离开地，便无所依；地离开名，就无所指。所以说，地名是地方的名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自然地理实体、居民点和行政区划所起的称呼。

地名一般包括通名和专名两部分。所谓通名，即是指山、川、湖、泽、省、市、县一类的名称；专名是某一类别中地名的特称。打个形象的比喻，通名相当于人的姓，专名相当于人的名。仅有姓难辨其人，单有名也会混淆不清。所以，一旦地名通名脱落，专名所指便模糊不清了。比如光说“湖南”，听者不知是湖南省，还是指某个湖泊以南的地方。因而完整的地名，都应包括通名和专名。

作为语言词汇的地名，在书面语中具有音、形、义、位、类五大要素。音即地名的读音；形即书写地名的字形；义是指地名的命名含义，即通常所说的地名语源；位是地名所表示的地理实体的空间位置；类指地名的类属。自从地名诞生之日起，它便具备了这些要素。

地名是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第二语言。地名不但指出当地的地理类型，通常还反映出命名时代该地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特征。通过地名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某些现代地理现象的来龙去脉，还可以恢复一些地域的



古地理面貌，找出它的时代特征、区域特征及其演变、发展过程。例如，历史地名可以反映出某一特定区域之内各个时代的植被分布及其变迁状况，有些部门还利用地名来找水、找矿等。著名的江西德兴特大型铜矿便是在地名的启发下找到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汉族和兄弟民族的先民们活动范围相当广阔，留给了我们无限丰富、万象纷呈而又数不胜数的大小地名。

现在，历史地名学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一年胜过一年，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大致说来，历史地名可以分为历史自然地名和历史人文地名两大类；大类之下包括若干部门，而每一部门的地名既是人类认识周围环境的静态凝结，又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动态轨迹。出于这么一种设想，这本书简要回顾了我国地名发展所走过的道路，讲述了历史上常用的和沿用至今的主要地名。



一、五千年的历程

我们伟大的祖国，拥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地名，犹如夏夜的星空一般璀璨夺目。就像自然界几百万年、几千万年间生成的化石一样，地名镌刻着岁月沧桑的痕迹，因而被称为研究历史的“活化石”。一个地名就像一片化石，记录着人们对自然地理现象、人文地理事物的认识、利用和改造的全部过程。既然这些“活化石”是历史时期积淀下来的产物，那么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那引人入胜的“化石”生成史吧。

1. “地名”的诞生

地名的起源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创造语言的洪荒时代，因为语言的产生是地名起源的先决条件。那时候，原始人群劳动、生息、繁衍在辽阔的大自然中，茂密的山林是他们采集、狩猎的场所，阴森森的岩洞是他们避风御寒的栖息之地，山岭脚下、河滩之旁则是他们打制、磨制工具武器的工厂。共同的劳动必然要求他们彼此交流，以便顺利地从事各项活动。于是，从距今若干万年前的猿人开始，人类逐步产生了语言。与此同时，原始的人们已对自己生存的地理环境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和选择。目前我国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河谷阶地或依山傍水的地方即是明证。人类语言的产生和地理知识的萌芽决定了地名的诞生，只是当时还没有文字记载，

所以不曾留下任何可资追溯的痕迹。

地名的产生比文字的出现早得多。文字产生以后，口语地名被记录下来成了文字地名，地名的文字记载历史也就开始了。我国的上古文献，如孔子编选的《尚书》、删定的《诗经》等，便载有大量的地名，说明我国地名记载的历史非常悠久。20世纪初以来陆续出土的殷墟甲骨卜辞上刻有五百多处地名，不仅大大补充了上古文献记载的不足，而且提供的地名所出现的年代要比最早出现的文献记载上推了将近一千年。

人们首先接触、认识的应当是他们周围的具体的地理实体。随着生活领域的不断扩大，地名的记载也就不断增多，地名队伍逐渐扩大。人们对更多地理实体的总体观察和了解，最终导致了“地名”术语的产生。战国早期的《山海经》中已经有“山名”、“川名”之类的词。战国中晚期，人们终于将这类词汇进行概括、归纳和升华，因而在《周礼》一书中最早出现了“地名”一词。《周礼》卷三十三《夏官司马第四》载：“遯（音 yuán）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遯、隰（音 xí）之名。”遯师所掌管的地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地名，只是当时所指地名的内涵没有今天这么丰富罢了，因为《周礼》同卷中还有“山师，掌山林之名”和“川师，掌川泽之名”的记述，可见山林名和川泽名均在“地名”之外。从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注中也可看出这一点。郑玄注师时说：“地名，谓东原大陆之属”。东原汉时为东平郡地，约在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等县一带；大陆即大陆泽，古为十薮（音 sǒu）之一，位于河北平原南部，今已淤为平地。郑玄的注释是名词解释列举法，就是说像“东原”、“大陆”这样的名称，就叫“地名”，可见是很不完整的。不过，遯师所掌管的地名，并不是现代地名学意义上所说的地名通名，而是指具体的丘名、陵名、坟名、衍名、遯名（即平原地名，郑玄注：“遯，地之广平者”）、隰名，可见当时关于“地名”的概念范围比今天要狭窄。至于《战国策·魏策》中出现的“天地名”，只是整个天穹、地表实体的专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名”。

周禮注疏 卷三十三

校勘記

第二百二十七頁



孔子编定的《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专门阐释《春秋》的《谷梁传》在隐公元年（前 722 年）下注释说：“昧，地名也。”又在桓公元年（前 711 年）下注：“越，盟地之名也。”它只是在遇到具体地方的名称时才注出是“地名”，因而无法看出当时“地名”概念的整体内涵。

《谷梁传》旧题谷梁赤撰，初仅凭口说流传，至西汉时才写成书。另一部西汉时成书的《礼记》卷五，也有“诸侯失地名，灭同姓名”的记载。这里的“地名”仍是一个笼统而模糊的名词。所以，虽然“地名”一词早已出现，但直到西汉时仍未形成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地名”概念。直到东汉初年，班固认为“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著成了千古不朽的地理著作《汉书·地理志》，才完成了“地名”概念从笼统模糊到准确贴切的思维过程。伴随着历代地名数量的增加和地名知识的积累，西晋初年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地名词典，即京相璠（音 fán）的《春秋土地名》。东晋郭璞注《山海经》时说：“凡山川或有同名而实异，或同实而异名，或一实而数名，似是而非，且历代久远，古今变异，语有楚、夏，名号不同，未得详也。”郭璞揭示了地名同名异地、一地多名的复杂现象。此时的“地名”概念与今天已无多大差别了。不过，“历史地名”一词迟迟不肯降临于世，直到晚清李鸿章为李兆洛著《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一书作序（别人代作的）时，才首先提出了“历史地名”的概念，相沿至今。

只要稍微统计一下古代地理著作中出现的地名就会发现，我国历史地名数量之多足惊人的。甲骨文记载了 500 多处地名，《山海经》中就有地名 1100 多处，全文仅有 1000 多字的《禹贡》也记载了 130 多处地名，《汉书·地理志》涉及的地名超过 4500 处，《续汉书·郡国志》超过 4000 处，《宋书·州郡志》超过 2000 处，《南齐书·州郡志》也超过 2000 处，《魏书·地形志》则超过 6000 处。而记载地名最多的首推《水经注》，全书记载的各类地名达 1.5 万处。自唐代《元和郡县志》以后，历代地理总志在正史地理志以外又大量增加了地名的记载量。再以地方志而言，宋元以来我国现存方志超过 8000 种、10 万卷，若以每卷平均涉及地名



50 处计，则单单地方志一项涉及的地名即有 500 万处以上。在中国整个历史时期的全部著作中，地名将更是一个难以估计的数字。这真是一项莫大的文化遗产。

2. 地名发展简史

我国历史上的地名汗牛充栋，多如牛毛，政区地名是其中数量最多、覆盖面最广、涵义最为丰富的一个大家族。政区通名随着历代政区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专名也因山川更易和人文环境变迁而代有不同。我国古代的政区制度，大体上经历了秦汉时代的郡县制、魏晋南北朝的州郡县制、唐宋时代的道路制和元明清的行省制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最基层的建置一直以县为主。

郡县之制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各诸侯国陆续设置了一批郡、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设 36 郡，统辖约 800~1000 个县。秦末曾增加到 48 个郡。西汉继承秦制，在地方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先分封了一些异姓诸侯王，后来又分封了不少同姓诸侯王，王国与汉郡犬牙交错，形成郡国并行制度。通计西汉末年，有 103 个郡国、1587 个县级政区；东汉永年间，有 105 个郡国、1180 个县级政区。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武帝设立的十三刺史部逐渐由虚变实，由监察区向政区转变。灵帝中平五年（188 年）的改刺史为州牧之举，实现了这一转变，从此十三州凌驾于一百多个郡之上，成为一级政区。当历史进入三国之际，曹魏占有司隶、冀、幽、青、并、徐、凉、雍、豫九州全部和荆、扬二州各一部分，下设 101 个郡国、730 多县。与此同时，孙吴占据了交州全境和荆、扬二州的大部分地区，黄武五年（226 年）又分交州置广州，变成四州，下设 49 郡、340 多县；蜀汉仅占有益州一州之地，所以刘备称帝时兼任益州牧，下设 20 多郡、138 县。

公元 280 年，西晋取得短暂的统一，设置司、冀、兖、并、幽、平、

凉、秦、雍、益、宁、梁、荆、交、广、扬、青、徐、豫十九州；西晋末年又分置江、湘二州，合 21 州，下辖 172 个郡国、1232 个县。晋室南渡后，我国北方先后出现 16 个地方性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十六国的政区开始从有序走向混乱，如强大的前秦仅占据西晋版图的北半部，却设置了司隶校尉和雍、秦、南秦、洛、豫、东豫、并、冀、幽、凉、平、梁、河、益、宁、充、兖、南兖、青、荆、徐、扬 22 州，比西晋州的总数还要多。面积比今山东省略小的南燕国，将国境划为青、并、兖、徐、幽 5 州。而苟延残喘于江南的东晋，也设置了实州 14 个，侨州 17 个（合 31 州）；下设实郡、侨郡 254 个，实县、侨县 934 个，比相同地域之内的西晋建置多出一倍以上。

南北朝时代，承袭了东晋十六国以来政区地名建置的混乱和动荡，其主要表现一是虚增滥设，二是大量侨置（还有遥领、帖治等名目）。南朝宋时已设 22 州、238 郡、1179 县；南齐共有 23 州，郡增至 395 个，县增至 1474 个；梁分州裂郡，虚张名号，竟有 107 个州、586 个郡；陈朝境域最小，只有梁的三分之一，但亡国时也还有 42 州、109 郡。北方的混乱更甚于南方，北魏有 111 州、519 郡、1352 县；北齐只有北魏版图的一半，却有 92 州、508 郡、1124 县。这样，南北朝末年全国合计有 253 州、617 郡，比之西晋，州膨胀了 10 倍多，郡增加了将近 3 倍。这种地名的混乱状况是前所罕见的。

隋朝初年，这副烂摊子得到了大规模的清理。开皇三年十二月（584 年 1 月），文帝杨坚采纳大臣杨尚希“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建议，废除了境内 509 个郡。开皇九年（589 年）平陈后，废除了南方所有的郡级建置，隋炀帝又大刀阔斧地合并了将近一半的州。虽然大业三年（607 年）改州为郡，这“郡”与州已没有本质的区别了。隋朝末年，全国共有 190 郡、1255 县。

唐初改郡为州，又将全国按自然地理形势划分为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陇右道、山南道、剑南道、淮南道、江南道、岭南